

# 四大名著里起“花名”意味着什么?

现在的大公司,流行给员工起“花名”,比如“风清扬”、“郭靖”等。有人说这是现代企业的先进文化啊!其实并不是。

第一个每个员工都有花名的公司,是水泊梁山。水泊梁山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绰号,其实就相当于花名。梁山上的很多人,都会拿一位更出名的人作比,或去模仿一个人物。比如神箭手花荣,好比善射的汉朝大将李广,花名就是“小李广”。阮小七性格猛烈,花名就是“活阎罗”。还有两个使方天画戟的,虽然武功很菜,但一个喜欢模仿吕布,一个喜欢模仿薛仁贵。他俩花名就是“小温侯”吕方,“赛仁贵”郭盛。

没有怎么办?那也得现编。比如武松,以前做良民的时候,打虎、做都头,哪怕充军发配,从来没有什么花名。等他彻底死心,改扮成带发修行的行者,要上山落草了,发现没花名。这哪行?不像社会人儿!这才临时抓了一个“行者武松”。

《水浒传》的“花名”,当时叫“绰号”“外号”,其实还有个别称,“匪号”。有时候起匪号还得有仪式感,花钱请客,请一群江湖

上的哥们儿弟兄,千里迢迢赶来,这叫“贺号”。贺过了号,这才算具有了某种身份,被某个组织承认了。《水浒传》里,甚至不入流的小混混,都有花名:和杨志挑事的那个,叫“没毛大虫”牛二。和鲁智深挑事的,叫“过街老鼠”张三,“青草蛇”李四。他们都受到了某种认可,在自己的那套体系里,是一号人物。

第二个有花名企业文化公司呢?当然是贾府。贾府的丫头们,虽然也有用本名的,但基本上都有花名。而且,每个老板,手下员工的花名都不一样。

贾母的丫头,花名喜欢用宝石:琥珀、珍珠、翡翠、琉璃。老太太嘛,就喜欢这种富贵吉祥的东西。

元春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,这四姐妹很有文化。所以四个人的大丫头,是抱琴、司棋、侍书、入画。合起来是“琴棋书画”。十二个小戏子,就从唱戏的花名直接带过来了:龄官、芳官、藕官、蕊官……而且,花名是要根据主子的需要随时改的。比如贾母的丫头珍珠,后来给了宝玉,宝玉就改成“袭人”,他肯定不会让丫头用这么俗的名字。



一个名字很有文化,源于一句陆游的诗:“花气袭人知骤暖,鹊声穿树喜新晴”。

贾宝玉的四大丫头,叫袭人、晴雯、秋纹、麝月。秋纹是秋天的水波纹,晴雯是晴空的彩云,袭人指的是花香,这四个人分别对应是花、云、水、月。你可以说这都是极有诗意的东西,也可以说这都是易谢易散、易流易缺之物。

不同的主子,好恶还不一样,所以这个“袭人”,

又招来了贾政的不满。因为这些诗词歌赋,是贾政看不上的:“一个丫头,不管叫个什么罢了,是谁这样刁钻,起这样的名字?一定是宝玉!”主子改名字,不需要任何理由,也不需要征求丫头意见。地位高一点的香菱,作为薛蟠的妾,正妻夏金桂给她改名,还假惺惺地征求了她的意见。当然,不管香菱乐不乐意,香菱第二天就变成了“秋菱”。改名事小,夏金桂

宣示权威是真。

总之,《红楼梦》里的花名,有三个含义:第一是获得某个组织的承认;第二是贯彻主子的意图;第三是作为主子的工具。

第三个有花名企业文化公司呢?当然是取经团队啦!

孙悟空原来就叫孙悟空,当然还有“齐天大圣”和“美猴王”。遇到唐僧之后,唐僧说,我们来“破冰”吧!你改名叫“行者”。行者是带发修行,跟着唐僧这样的正式剃度的和尚,就有仆人、侍者的意味。我想,孙悟空最不喜欢的名字,恐怕就是这个“孙行者”。

猪八戒原来不叫猪八戒,叫猪刚鬣。刚鬣这个名字很好,因为这是坚硬的鬃毛的意思。他是猪,当然有鬃毛。他遇到唐僧之后,唐僧说:我们来破冰吧!你改名叫“八戒”。“八戒”的意思是“断了五荤三厌”,虔诚守戒,不可动摇。我觉得,深夜之中,猪八戒可能会摸着自己的鬃毛,想起原来的名字。

说到四大名著,还剩下一部《三国演义》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,出现了一位最不在意“花名”的人,是一个小朋友。他就是诸葛亮

的小书童。刘备一顾茅庐,一敲门,出来一个小童。刘备要显得自己很牛(或者很庄重),就说:“你告诉你家主人,汉左将军、宜城亭侯、领豫州牧、皇叔刘备,特来拜见。”小朋友一个白眼翻过去:“对不起,我记不住那么多名字。”刘备没脾气,只好说:“你就说刘备来访。”不愧是诸葛亮的书童!刘备就是刘备,扯那么多没用的干嘛?

有人说,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,是无所谓的事情,这是不准确的。在宫崎骏的电影《千与千寻》里,千寻进入了神奇世界,汤婆婆第一时间,就是改掉了她的名字,只能叫“小千”。后来,她拼命想找回自己本来的名字。因为后来的名字,总是贯彻了别人的意图。当然,这意图也许不是坏事。也许是恩赐或控制,也许是提拔或保护,也许是畏惧或敬重。也许你对这意图保持距离,也许趋之若鹜,这都没关系。但是,我仍然希望,在深夜,摆落了各种“花名”之后,照一照镜子,找回真正的自己。

哪怕它只是一个梦。  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## 文人墨客也爱打油诗

打油诗是指通俗诙谐、暗含讥讽且不计平仄的旧体诗。旧时文人对自己的诗作进行自嘲或自谦,也称之为打油诗。

相传打油诗为唐代诗人张打油所创。他的代表作《咏雪》这样写道:“江山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”有学者认为,在全民皆诗的盛唐,并无张打油其人。“张打油”不过是众多草根诗人的代称而已。

其实,这类诗并不始于唐。这种大白话式的顺口溜,远在秦汉就有。比如秦末揭竿而起的陈胜、吴广就曾写过一首《咏石塔》。诗曰:“远看石塔黑乎乎,上面细来下面粗。有朝一日翻过来,下面细来上面粗。”在这首近乎白描的诗里,暗藏着扭转乾坤的雄心。

西汉著名文学家、辞赋家东方朔也曾写过一首打油诗。据传,汉武帝每年

都要给大臣们分肉,有一年夏天,又到了分肉时,可分肉官迟迟不来。东方朔便自己割下一块肉,扬长而去。他担心汉武帝怪罪,于是写下几句顺口溜为自己开脱:“东方东方,你太鲁莽。肉还没分,怎能领赏?拔剑割肉,举止豪爽。割肉不多,还算谦让。拿给殿军,情义难忘,皇上宽大,谢过皇上。”汉武帝见诗写得滑稽有趣,非但没降罪,反而额外赐肉一块。

历代文人墨客不乏此好,留下了不少妙趣横生的别样诗句。李白、苏东坡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杨万里、唐伯虎、解缙等都有多彩多姿的打油诗传世。请看,苏东坡的《竹笋焖猪肉》:“无竹令人俗,无肉使人瘦。不俗又不瘦,竹笋焖猪肉。”寥寥几句把东坡先生爱生活享美食的情趣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欧阳修笔下的打油诗

别有味道。话说欧阳修在一家新开的酒家吃饭,饭后店主人问味道如何,欧阳修以谜语和暗语脱口答道:“大雨哗哗飘湿墙,诸葛无计找张良,关公跑了赤兔马,刘备抡刀上战场。”主人问是何意,欧阳修说出了谜底:第一句是“无檐”,即无盐;第二句是“无算”,即无蒜;第三句是“无缰”,即无姜;第四句“无将”,即无酱。

济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,只不过他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变得夸张离奇。他俗名李修缘,法名道济,是南宋一名高僧,在灵隐寺出家。济公颇有逸才,尤其是诗词功夫十分了得,有《释道济诗集大全》传世。他笔下的诗多为打油诗,每读令人捧腹。至今我还记得儿时背过他写的一首诗:“何须林景胜潇湘,只愿西湖化为酒。和身卧倒西湖边,一浪来时吞

口。”每读此诗,仿佛看见这位专管人间不平事的疯和尚,醉卧在西湖边。

明代风流才子唐伯虎有一年除夕,因囊中羞涩,无钱置办年货。他百无聊赖中,只好到寺庙里看花找乐,过了一个别样除夕。唐伯虎有感而发,写下打油诗一首:“柴米油盐酱醋茶,般般都在别人家。岁暮清闲无一事,竹堂寺里看梅花。”

有一首传为千古美谈的打油诗,相传为清代康熙年文华殿大学士、礼部尚书张英所写。张英老家桐城的官邸与吴家为邻,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,供双方出入。后来吴家要建新房,想占这条巷,张家人不同意,写信给张大学士,希望他能干预一下。张英看信后,回信写了四句话:“千里来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?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张家人阅罢,主动

让出三尺空地。吴家也让出三尺,“六尺巷”由此得名。如今这里是安徽桐城的一处名胜。

不光诗人喜作打油诗,不少皇帝也以此为乐。贫寒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大典上写的一首打油诗流传至今。诗曰:“鸡叫一声撅一撅,鸡叫两声撅两撅。三声唤出扶桑来,扫退残星与晓月。”此诗颇有开国之君的胸襟气魄。

清代乾隆时期,某位翰林给乾隆上书时,将“翁仲”误书“仲翁”。乾隆皇帝甚是气恼,挥笔写下打油诗一首:“翁仲如何作仲翁,十年寒窗少夫功。而今不许为林翰,罚去江南作判通。”

乾隆故意把功夫写成“夫功”,把翰林写成“林翰”,把通判写成“判通”,极尽冷嘲热讽,羞得那位翰林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。翁仲是秦始皇手下一

员大将,身高一丈三尺,秦始皇命他守边,匈奴惧之。此人死后被铸成铜人作为宫门“卫士”。后世又把翁仲石像置于帝王陵墓前的神道两侧。翰林居然将大众熟知的“翁仲”误书“仲翁”,难怪乾隆大不悦。

到了近现代,打油诗仍然颇受欢迎。鲁迅先生一生写旧体诗不过三十几首,其中就有一首打油诗,题为《南京民谣》:“大家去谒灵,强盗装正经。静默十分钟,各自想拳经。”当时正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后,国民党的内部各派山头林立,他们为保存各自实力,都打出“共赴国难”的招牌,一块去拜谒中山陵。但背后却是各怀鬼胎,争权夺势。鲁迅先生的这首打油诗,只用了一个“装”字,便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们在“静默”背后的丑恶嘴脸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